

區區有故事之大澳 (下)



大澳應成為世界性、並重要的地方。

每個生命都需要經歷變化，尤其是香港這個步伐急速的社會，「改朝換代」的速度大概比其他地方還要快。大澳，作為香港歷史其中一個起源地，就更無法置身事外。這個凝聚了不同時代人的心血與心力，磨練出香港精神的社區，來日的命運應該由誰掌控？發展大澳已經是十多年來一直被討論的話題，這塊被珍而重之的土地，像是一件價值不菲的古董，漂亮也易碎。政府應該怎樣將大澳拿起再「小心輕放」，而原居民需要做什麼去把握大澳的命運，讓大澳在談發展中仍然是彼此熟悉的家園？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儀雯

發展漁村深度遊 漁民再謀新生計



著名藝術家、大澳文化協會會長黃志泉。

認識黃志泉之前，也許很多人都先認識了他在大澳大大小小的壁畫、明信片和其他畫作。黃志泉既是著名藝術家，也是大澳文化協會會長，大部分作品都在描繪大澳不同的角落，無論是什麼天氣、什麼狀態的大澳，在他筆下都刻畫得充滿感染力。顯然並不是每一個畫功高的人都擁有黃志泉這般的條件，因為大澳的靈魂是需要用一個人大半生的時間經歷、感受，再孕育出獨特的氣質。即使黃志泉曾經到城市讀書和工作，遊歷世界各地後再回到大澳定居，他對於這個小地方情感有增無減，甚至有越來越多的靈感與啟發。「大澳四季的光和氣候時刻都在改變，畫的東西可以多姿多彩。我還沒有畫完，還有很多東西在裡面值得思考和尋找。」將對大澳的寄望寫進繪畫中的黃志泉，他還希望以藝術和行動喚來人們對大澳的建築、環境、生活智慧與文化有多一份的珍惜與尊重。

重返大澳新感受

在大澳出生與成長，並出身於漁家家庭的黃志泉，漁業生活的點滴、漁民為生的各種技巧與智慧，對於他來說毫不陌生。這幾年終歸選擇回到大澳沙仔面定居的他憶述，上一代的漁民大多都沒有求學的機會，一個家庭的經濟來源，都是來自於捕魚、賣鹹魚等產業，隨着家人日日夜夜出海再回到棚屋，生活看似單單，卻每天都在吸收民間智慧，而且與整個大環境建立關係。「當時沒有機器，那我們怎樣去拿魚？」黃志泉形容當時生活的元素僅僅靠自製簡單的工具，加上自然的力量，比如舉起風帆，這樣逆風也可以出海。而從海的一邊，到另一個岸邊，每個家庭的漁民則會自己做舢舨，配合一支槳來回棚屋與棚屋之間的過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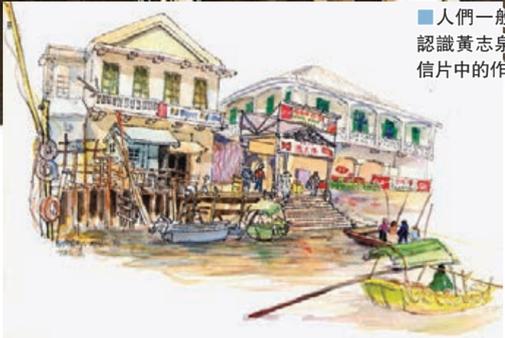
大澳這種生活狀態一直持續到六十年代左右才逐漸褪去它原來的色彩，城市的崛起讓漁民的新一代選擇到城裡工作，這種轉變不但讓漁業青黃不接，也改變了香港的自然環境。全球暖化、海洋環境受到污染，漁業的生態今非昔比。「魚的生活都會有改變，和我們人一樣，都充滿着變化。」海洋環境被污染，後來的漁民整天守株待兔待漁獲，即使黃志泉對此感到嘆息，但他也深切明白大部分漁民家庭都希望自己的下一代能夠有機會接受教育，來改善將來的生活質素。而他正成了夾在兩個時代之間的見證者。「我們上一輩沒有讀過書，他們用自己的生活智慧，組成一條漁村，給我們留下產業。」黃志泉近年回到棚屋居住，重新感受和認識這個地方。「我的視野寬闊了，有能力的話我就想着要回來貢獻這個社區。」黃志泉覺得是自身應該回饋大澳。



掃碼看精彩影片



政府有責任將大澳重新整理。



人們一般都不認識黃志泉在明信片中的作品。



大澳還有黃志泉可以繼續探究的元素。

應先解決生存問題

來到大澳會看見遊客和大澳居民兩個主要群體，他們對於大澳的情感與寄望，恍似兩條不會互相觸碰的平衡線。作為遊客大多抱着觀光的心態欣賞大澳的景致，獲得身心靈的滿足，卻往往無法設身處地地了解居民住在大澳面對的問題。而重新回到大澳居住的黃志泉則希望棚屋老化以及大澳漁家文化能夠引起社會的關注，並得到政府的支持。「既然發展是無可避免，我希望大澳能夠有性格地延伸成為以香港歷史為背景的景點，而不被商業氛圍所取代。」黃志泉和很多大澳居民一樣，面對棚屋生活帶來的不便，希望得到政府協助修補，卻又不希望大澳過度發展。因為對於居民來說，「發展」的程度和模樣，需要拿捏得很準確。

黃志泉舉例，至今棚屋的污水都是直接流入大海，沒有一個全面的排污系統，除了會讓海洋造成污染，居民的生活也有很多不便，無法趕上時代最基本的生活條件。「我們先讓人可以生存。」黃志泉認為如果要把大澳發展成深度旅遊區，應該從它最根本的問題開始着手，先將居民的生活安頓好，將棚屋修理和整理。要是任由它繼續老化，整個漁村、甚至文化就

會慢慢沒落。而大型的基建工程，尤其是給每一個棚屋修建排污系統，還是需要政府的綠燈、撥款、支援和配合將大澳居民的生活環境改善。

面對「淘汰制」，而且事物來去速度特別快的香港，棚屋要是沒有得到重整，恐怕會在不久的將來被考慮成為拆毀的一部分。而黃志泉則覺得無論是政府、居民還是來觀光旅遊的遊客都應嘗試從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大澳的未來。「是不是有污染就要直接拆掉呢？還是已經沒有現代價值就要將整個漁村給毀掉？」黃志泉盼着這個問題，來讓人們反思我們對一個群體、文化、歷史背景的價值觀，並在談保育、發展與重建之間作出衡量。他認為大澳要是能將污水處理好，其實大澳還是一個很值得將各方面一一保留下來的漁村，因為這是上一代人給今天的香港人的優勢。「並不是說上一代人什麼都好，但要能將缺點改善，這裡會有更加多人尊重。」黃志泉說。

黃志泉一直都有在不同學校教書，對於他來說，教育是任何事物的基礎。藉着大澳文化協會，他希望日後在保育的計劃中，能夠有更廣的觸及面，和不同背景、不同群體和年齡的人分享過去漁民生活點滴，讓他們對於大澳歷史背景、文化以及漁民生活的智慧有深刻的了解。同時，他

還希望將漁民的生活技能糅合現時新興的產品，讓新舊文化元素碰撞出不一樣的火花和產業。

海邊捉魚 編織DIY

今天的人不再為要出海捕魚而編織漁網，但黃志泉希望通過開班教織漁網，讓人們發揮創意，創造出屬於他們自己的產品，例如是生活用品環保袋或者衣服等。在學習的過程中，參加者可以將漁民的生活智慧應用至我們現代社會，並用自己的雙手創造作品、用獨一無二的方式承傳文化。這樣不但能夠將上一代人的手藝發揚光大，也可以將老去的事物煥然一新，相信是一個長遠而且有意義的發展。除了讓參加者動手創作產品、發揮創意以外，黃志泉覺得生活體驗也非常重要。雖然捉螺、在海邊捉魚這些微不足道的漁民體驗，現在已經不復存在，但是將這些故事和知識傳授，可讓參加者明白人往往在逆境中才会有更多知識的增長與成長。「好像我們走到絕路的時候什麼都要學，這是一種生活體驗，到什麼環境該做什麼。」尤其面對疫症的階段，黃志泉認為我們更應學會靈活變通以及讓知識給我們多一個選擇的權利。而生活需要一個對比，我們的人生觀才能變得完全。



黃志泉將對大澳的情感都寫進作品中。



黃志泉2013年在大澳的壁畫作品。



黃志泉2004年為大澳畫壁畫。

居民政府攜手 共繪大澳未來

要將大澳文化傳揚，得到其他人的賞識與重視，黃志泉覺得大澳裡面每個人都有這個能力與責任。「我希望大家都是小監護的角色，使大澳成為備受尊重的漁村。」政府在考慮發展的時候，往往無法能夠體貼大澳居民的意願與需要，所以他們作為大澳的原居民更應該用自己的行動守住原來的色彩，要先愛自己的文化，才能說服外界投放心力與援助，以改善棚屋的生活。黃志泉舉例台灣每一區都有自己的文化特色，當地都會賣自己的商品，但是重點是仍然能

夠保護自己社區以及文化發展。「舊的東西可以將它抽出去建立別的東西，而不是將它挖空。」黃志泉很欣賞台灣的小區在發展過程中，居民的生活樣樣得到保障與保留。

「今天我拿到這些成果才感覺大澳文化是好的東西，我把它拿出來才開始慢慢有人尊重。但我覺得在政府角度，還沒有懂得欣賞大澳的內在美。」黃志泉認為除了居民需要攜手，政府也是其中一大部分的參與。要是政府不懂得將這個旅遊、歷史的景點保存下去，對於遊客來說棚屋也只不过是舊的、沒有價值的東西。但要是政府願意將它整理，並更深一層考慮居民聲音與需要，大澳就有潛力變成世界性而且重要的地方。

「生活富裕了，才可以講文化。」黃志泉覺得大澳處處都能看見漁民生活的元素，過去是他們維生的方式，現在卻漸漸變成他們重要的回憶，文化的底蘊除了需要時間累積，經歷過漁民日曬雨淋的痛苦，才建立

起今天的成就，所以不應該輕易放棄與抹煞。就好像漁家一樣，漁民本身是一個族群，但由於沒有系統性的記載，如果連他們自己都不爭取站出來，就會慢慢被遺忘。「上一代的命運就是這樣，我們希望改善命運，運用另外一種方法生存下去。」黃志泉盼為漁家設一些生存下去的空間。

常說漁村是香港歷史的縮影，從複雜的都市回到簡單的漁村生活，黃志泉希望讓人知道漁村與今天的生活息息相關。遊客感受過中環的繁榮，來到大澳漁村看看香港發展的影子，就能找到生活的平衡，大澳就能當一個過去的角色。我們需要這兩種截然不同的體驗，才可以互相理解、體諒與尊重。黃志泉強調，單單去談保育並不足夠，因為這些都是表面功夫，保育當中其實「人」是最重要的元素，能夠讓他回到大澳的力量就是當中仍然有為自己的生活方式與文化所堅持的人，要是他回到大澳只是看見棚屋成為一堆堆爛鐵，他現在所做的一切也不見得有意義。



上一代人的生活智慧應該受到尊重。



大澳的靈魂需要大半生的時間領會。